

虛空邊域：星絲獵人

虛空邊域：星絲獵人 (The Wefthunter)

原作：Aimee Ogden

譯者：南極熊

凱爾基地站裏寂靜無聲，如同是一座荒廢已久的廢墟。

空洞的寂靜無聲有著一種截然不同、更加活絡的感覺——是一種在靜靜等待著卻渴望著的東西。當甘恩的裂縫刀切開了空間，在空洞之內劃開一道閃耀著藍色的開口，直接通到基地站裏黑暗、四處散落著殘骸的拱廊時，他感受到了這兩者的差異。他快速的踏出來，迅速的念完帶著他穿越世界的漫步星絲儀式的最後幾句，讓開口在身後合上。他之前從未到過凱爾基地站，但他曾見過幾十個跟這個一模一樣的基地站——從空蕩蕩的拱廊的內部佈局，到俯瞰著基地站外一顆無名類星體的橢圓形窗戶，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在他挪動著身體穿梭在散落在地板上的廢棄物之間時，他的腳步聲在空間中迴盪著——破掉的行李箱，四處散落的盒子，以及白骨。很顯然的，不少的拾荒者在這個基地站完成撤離之後的這二十年之間都曾經來過這裡，但瀰漫在飄逸著霉味的死寂空氣之中的不對勁感，這與他們的小偷小竊毫無關係。這是古老的本能，源自於卓茲人初次踏入世界的薄層之中，在其中發現了一個正處於戰亂之中的宇宙，高聲尖叫著要甘恩趕緊逃離。與許多居住在這個世界的兩面障壁之間的民族不同，卓茲人仍然記得奧札奇，也記得那場幾乎將整個現實都推到了毀滅邊緣的戰爭。

而甘恩比大多數的卓茲人有著更深的理由憎恨著奧札奇。

他已先把怨恨和本能都拋到腦後去。一個星絲獵人會來這裡是有原因的，並不是為了在一感覺到混亂的氣息時便拔腿逃跑。逃跑的本能已經失去了它最初的用途，但他重新改變了利用它的方式，讓它引導自己的步伐更加的深入基地站之中。

在拱廊下方，一處破敗的停泊區治域裏，這裡的基地站牆壁上出現了一個新的洞——鋒利的邊緣，還殘留著用來撕裂的能量所遺留的微弱溫熱。任何人都能看出這處的損傷不可能是二十年前所造成的，但甘恩也確認到在第一處洞口上還覆蓋著另一道開口——並非是在基地站的基礎設施上，而是在星絲的本身上。開口已經合起了，但仍尚未完全消失不見。裂縫刀打開的開口絕不會是這樣子的——那會是甚麼呢？它散發著奧札奇腐化的惡臭氣息，雖然甘恩可以合理的猜測出這個東西的來源，再多的假設也都是沒意義的，如果他無法回答那個最重要的問題——現在要怎麼辦？這個開口就是讓他感到不安的根源，而造成它的東西卻早已消失無蹤了。

索羅瑟通常會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

這個想法再次地喚起了他想要逃跑的衝動——一種個人的本能，而不是一個種族在經歷過了數百年的戰鬥所發展出的根深蒂固的本能。甘恩把手腕上的通訊器舉到嘴邊，在無視它那令人惱火的歡快鳴叫聲之中啟動了它，向著邊域發放出信號。「賈妮絲。是我。」

他靜靜地等著他發出的話音傳播穿越過空洞。賈妮絲是受命被派往位於佩勒里夫星球的天頂盟檔案館的一名顧問——一個和甘恩截然不同，但仍是屬於卓茲人的生活方式。

「甘恩？都已經過了好幾個星期了。」賈妮絲傳來的話斷斷續續地，時清時模糊地接在一起。「你還……問你‘還好嗎’感覺是個很蠢的問題，所以我就不問了。」

「我需要你幫個忙。」認識天頂盟檔案館的檔案管理員在很多時候是有好處的，他完全不介意好好利用這一點。「我正在凱爾基地站，在看著——我不知道自己在看著的是什麼。星絲(Weft)上有一個裂口，不是裂縫刀所造成的。你能查閱一下基地站裡的記錄嗎？任何有關於新的星際航行方法的研究信息，又或者……」

「聽起來是個很有嫌疑的『或者』，不過我會去查看看。」在甘恩還來不及開口謝她，或者問她大概所需要的時間之前，她就又補充道。「與此同時，你應該去一趟安登斯塔萊。你所描述的損壞情況，在那裡兩天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造成了兩人死亡。在當地沒有任何關於造成事件來源的線索。」

「我這就過去，」甘恩應答道，切斷了通話。不用等待希望著剛好有星際航行的飛船能帶著他穿越這個星系——漫步星絲是卓茲族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他舉起裂縫刀，發出一聲與他的電藍色刀刃的震動產生共鳴的低吟聲。只要輕輕一切，星絲就會分開，讓他進入更高的緯度，跨越過現實這個超級建築物在另一邊出現。

甘恩上次來到安登斯塔萊，還只是一場漫長狩獵的一個中途站，他和索羅瑟在一路上穿越過了障壁之間所有最糟糕、最令人感到疲憊的各個地點。這一次當他切開星絲進入到一條充滿惡臭味的小巷時，眼前的景象仍然與他的記憶如出一轍——由電車軌道和單軌列車所構成的迷宮，摩天大樓上半的高度消失在灰粉色的煙霧之中。

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的獵物感覺近在咫尺——同樣的不對勁感在他之前已抵達這裡。比在凱爾基地站時更加強烈，更加有真實感。他換個握住裂縫刀的方式，讓它感覺更像是武器而不是工具，然後踏出了小巷。

穿過熙熙攘攘的街道，穿過排成蜿蜒長隊的公共建築物群，甘恩以他自己不斷湧動著的不適感為指引前進著。還有一件事是在過去十年內從未改變過的——人們會自動的給這位目標明確的卓茲獵人讓路。甘恩也時時刻刻保持著警戒。如果天頂盟的執法人員發現他，他們可能會干擾他追捕當地平民的行動，或者更糟的會是——他們可能試圖要幫助他。



他在一個用柵欄圍起來的廣場外圍停了下來，廣場上堆滿了房子尺寸大小的貨櫃。中間一個相對矮胖的建築物上方固定著一條與甘恩的身高一樣粗的繃緊纜繩，那條纜繩直衝雲霄之後消失不見。是一台太空電梯？在其裡面有某個東西在召喚著甘恩，而他的職責要求他要做出回應。

這把裂縫刀輕輕鬆鬆的便切斷了形成柵欄的鏈環，如同切開現實一樣容易。甘恩的手指撫摸著一個又一個貨櫃的冰冷金屬表面。裡面都沒有任何被混沌所觸碰過的痕跡。那麼是去哪裡了呢？

「告訴我該怎麼辦。」他對著一個貨櫃說道，然後順便踢了它一腳。

「不好意思！」如果不是因為那股被污染的氣息搞到他已經神經緊繃，這道聲音根本不會嚇到他。他轉過身去發現一個身穿綠色卡其制服的人類女性——黃灰色的頭髮，大概是中年人。她的名牌上標示著「凱索莉·安柏林 (Kesori Umberlin)」。她的臂章上寫著三級電梯裝載技術員。「僅限相關授權人員。」



而他體內席捲而來的噁心感就意味著她就是污染的源頭。

他舉起了裂縫刀——又猶豫了一下，星絲獵人慣有的冷酷無情是他的另一項武器。但他之前已經毀滅過眾多的原型者，多到足以讓他看出這個女人，她清澈的眼神和她那日復一日累積而來的疲憊感，並不符合那些特徵。

「我只是想要談談。」如果有必要，他會在事後再殺了她。但如果他不需要的……

如同她其他的同胞一樣，凱索莉並沒有忽視裂縫刀的威脅性。她後退一步，一隻手迅速伸進口袋裏。「不。」她說完就轉身拔腿就跑。

甘恩一邊咒罵自己浪費了的時間，一邊拔腿追了上去。她知道這個地方的佈局情況——彎曲的角落，入口和出口的位置。如果他追丟了她，她就有機會使用她身上那件可怕的物品了。他吹了一聲短促而尖銳的口哨——這哨音迅速的消失在嗡鳴聲中，但並不是如之前的那樣和裂縫刀的嗡嗡聲融合在一起——然後在空中劃出一道開口。

在下一瞬間，他從空中一道閃亮的縫隙中落了下來，在凱索莉前方距離僅僅只有幾公尺。她發出一聲尖叫，身形向左急轉——甘恩緊跟了過去，手中的刀已再次劈了下去。索羅瑟一直都反對他作這樣的星絲微步。危險且魯莽的行為，總有一天你會錯過時機，而我就會因此失去你。

甘恩再次回到安登斯塔萊所屬的薄層裡，剛夠時間險險躲過一台裝卸起重機掃過來的吊鉤。凱索莉已經快要越過柵欄了。他又咒罵了一句，再一次踏入星絲微步。

要是有一個人就會容易的許多，一個負責擋住她，一個把她壓住。但是他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他任由自己在層層薄層之間跳躍著，圍繞著她築出一條前進的道路——穿過城市裏縱橫交錯的

室內通道，越過電車軌道，穿過一個鮮魚的腥臭味沖天而上感覺已穿透了上方煙霧的市場。在擁擠且無比吵雜的單軌列車換乘月台上，在他以為已經被她給甩掉了時——但並沒有，她正要鑽進最高層的列車裡躲起來。他瞄準了她的位置，乾淨俐落地劈出一刀。

而且距離過短。

他在踏入開口之前身體內所累積的動量讓他在空中有了可以行動的一瞬間時間。足以讓他在重力接管之前意識到即將要發生的事情，就像是深夜裡在空床上驚醒過來——伴隨而來向下墜去的恐慌感。他的手臂揮舞著，看到凱索莉睜大眼睛的臉就在他的面前，心裏突然冒出一旦他死了，是誰會接手繼續追捕她的疑問——

然後他擺動著雙臂，但是並沒有向下墜落。肩膀處傳來了一陣撕裂感——因為撞在單軌列車的月台側面上傳來了一陣令人窒息的撞擊感——他拼命地用雙腳掙扎試探著，卻發現自己是被一股並非自身的力量給托起的。當他平穩的以雙膝跪倒在地的時候，再次出現在他眼前的仍是凱索莉的臉——她不再是驚恐地張大了嘴巴，而是嘴唇因為緊張而蒼白扁平。「你為什麼沒有殺了我？」她問道。

「殺死普通人並不是我的工作，」在肺裡再次充滿空氣之後，他用嘶啞的聲音開口說道。「只要把神器交給我就好了。」

她咬緊牙齒開口說道。「不行，不能是在當我離艾莉特這麼近的時候。」

她從口袋裏掏出那個神器——呈現血褐色扭曲變形的外觀、內部閃爍著光芒。當甘恩伸出手抓向它時，身上的疼痛讓他動作慢了下來。凱索莉踉蹌著後退，對著上面扭曲的孔洞說了一句話。一個怪異的奇異點從神器中湧出並包裹住她全身。現實環境發出咆哮聲作為回應，一個只有卓茲人才能聽到的聲音，所散發出的痛楚感比甘恩自己身上的痛苦要強烈得許多。

「趴下！」他大喊道，根本沒空去確定其他人是否有聽見，他舉起雙臂環抱保護住自己的頭部。在此同時凱索莉手上的神器撕開了一條通道，將她拋入到薄層之間，穿越過空間和——

突來的反彈力將單軌列車給推得向一邊倒去，軌道發出尖嘯的聲音，但依然支撐住了列車的重量。上面的乘客們嚎叫著、推擠著、爭搶著要爬上通往下方可能是安全地帶的樓梯。甘恩知道有人跌倒了，但他無法強迫自己往下看去確認。他站起身，讓倖存者從他身邊蜂湧而過，以便仔細觀察這道星絲上新傷口的粗糙邊緣。被她逃走就已經夠糟糕了，更糟的是，她在逃走的過程中還傷了人。一但想到她的離去還帶走了什麼，就令他感到無法忍受。

只有卓茲人能夠在不使用永恆引擎的情況下穿越星絲漫步。但是這件神器竊取並腐化了那些古老的秘密。如今，凱索莉·安柏林成為了整個宇宙之中唯一一個掌握著穿越空間以及時間之道的存在。

當甘恩跌跌撞撞地踏出星絲，出現在賈妮絲在佩勒里夫星球上的辦公室裏時，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把漫步星絲儀式的最後幾個音符都震散掉了。賈妮絲翻了個白眼，她一邊唱著甘恩未能完成的

最後幾個音符，一邊用觸控筆在工作站的晶面上輸入文件裏的最後一行文字。即使像她身為檔案管理員也知道那些儀式，即使她很少有機會去使用它們。

「就跟以前一樣，」她抱怨道，站起來打量著他。「每次我有跟人約好了吃午餐，你和索羅瑟就會跑來找我要求包紮一下。」

「我不需要包紮。」甘恩伸手推開她嘗試著戳他受傷肩膀的舉動，那並不是他慣用的那邊手臂，他還能使用他的裂縫刀。「我需要的是信息。」

賈妮絲答應了，但是有個條件——可以讓他訪問檔案庫，但交換條件是讓他喝一壺她母親信誓旦旦地宣稱能包治各種身體上的疾病的石榴石葉茶。「我不知道這杯茶能不能把你的肩膀接回原位，」她一邊說著，一邊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工作站上，拿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放在他的手肘邊。她的觸控筆在工作站的晶面上飛舞，輸入一連串的密碼。「不過，如果你碰巧得了鱗狀菌病或傳染性生殖腔炎的話，這茶應該能治好你。」

他抬頭看了一會兒，朝她的身後喊道。「我的肩膀才沒有脫臼。」但她已經離開了，而且天頂盟的檔案庫可不會自己進行搜尋的作業。凱索莉所提到的那個「艾莉特」...如果他能找到相關的線索，或許也能夠找到她。他舉起觸控筆，在賈妮絲工作站上最靠近的晶面上寫下一個名字。

他最初的查詢回傳了太多的結果，可說是根本沒用的。在整個天頂盟的區域裏，有數百個地方和數百萬個名叫艾莉特的生物。即使加上了凱索莉和安伯林，甚至是安登斯塔萊也絲毫沒有減少海量的數據。

加入關鍵字——凱爾基地站。

這一次，只有出來了十幾個結果。出生證明、移民通行證、教育背景、工作許可、難民身分證明。

以及死亡記錄。

甘恩仔細地閱讀了所有的內容，還包括一些在整個新聞事件中唯一相關的一小則報導。當賈妮絲回來時，隨口抱怨著她的午餐約會對象點了手魷魚這道菜作為主菜——難道他不知道手魷魚實際上可以算是一種智慧物種了嗎？她實在真的想不出來現在有哪個人還不知道這一點的——他猛地把她的椅子往後推，連帶也把那杯沒動過的茶都給打翻了。

「我認得你那副表情。」賈妮絲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把輕鬆的神情立刻拋諸腦後。「告訴我。」

「那個基地站……」他開口起頭說道，但是憤怒感讓他感到窒息。他轉過工作站，將那些在使用中的晶面轉向她，讓它們代替他說出要說的話。賈妮絲從袖子裡掏出第二支觸控筆，瀏覽著顯示在晶面上的故事——凱爾基地站拙劣的撤離行動，將回收昂貴的專用採礦設備置於居民生命之上。人類或螞美迪人，大人和小孩都一樣。

並不是所有存在於薄層空間中的邪惡都是源自一場混沌障壁之外的生物參與過的古老戰爭。縱觀歷史，人們各自為了世俗的各種慾望，不停的繪製出自己通往黑暗的道路。

在賈妮絲看完了之後，目光掃向他。「艾莉特是她的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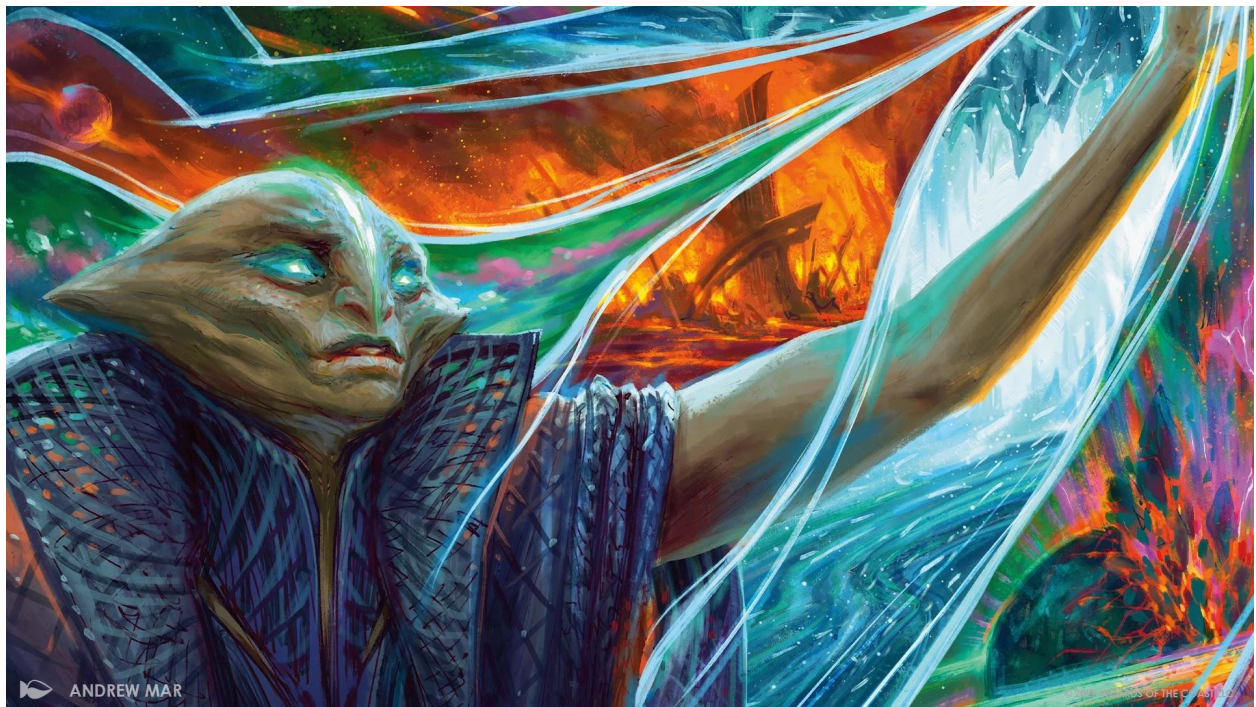
「等我摧毀掉這件神器之後，」甘恩語氣嚴肅地說著，「我要去追查奧斯塞勒斯·凱爾和其他相關人的下落，我要去……」

去做什麼？他能像毀滅一個原形者一樣，殺死一個比平常人更邪惡但仍是平凡人的人類嗎？宇宙中的正義，就只有像他這樣用自己的雙手所塑造出來的正義。

賈妮絲適時的打破了他的沉默，時機巧妙地彷彿在揮舞著一把自己的裂縫刀。「不，你不會。」他正要開口反駁，她卻把觸控筆丟在了他的臉上。「不，甘恩。你的工作是負責處理奧札奇，而我的工作負責處理其他所有人。你不必獨自一人去完成所有的事情，即使是在現在。」她頓了頓，工作站散發出的光線映照在她黑色的眼睛裡。「我知道這一切和你之前的情況不一樣了，甘恩，但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了。」她的朋友，也是他的夥伴，在狩獵工作以及其他所有事情上也都是如此。「我知道的，對不起。」

「好。」賈妮絲滿懷期待地伸出手，甘恩從斗篷裡取下她那根勾住了的觸控筆，放在她等待著的掌心。上。「那也是我們的共同點。」



金色和亮藍色的線將薄層上帶著甘恩離開佩勒里夫的裂口給縫合在一起。如果你喜歡這一類的景色，那就會覺得是美極了。而甘恩也確實喜歡，每次他想起去時都會去看。最近他每次漫步星絲時，都是匆匆忙忙地從一個薄層趕到另一個薄層，伴隨著自己加快動作的腳步速度，慌忙地盡快完成漫步儀式。當然，追尋工作的動力始終不停的驅使著他，但他也有其他讓他匆忙行動的理

由。在星絲的裏面，他感覺到——或只是假裝？——索羅瑟的愛依然在此縈繞不去，即使在這個他們總是輕盈地穿梭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像是脫離了自己本身時間和空間的起源，從未真正消失過，星絲是所有裡面他最想念索羅瑟的地方。

但隨著空洞裏時間的流逝，他又發現了新的痛苦，更加加重了那份持久的痛苦。慢慢地，他身體內裡狩獵的直覺和他從凱索莉檔案中所收集到的生平細節交織在一起，將他指引向了一個位於名為司薩塔星球上的世界。

就在他蜿蜒地穿過薄層之間的褶皺時，他同時調整著自己的策略。他這次選擇避免驚擾她，免得再次陷入又一次的追逐戰。是的，他的肩膀雖然是還在窩裡沒錯，但放的方式並不是特別的舒服。三思而後行，憑藉著他的最佳判斷，他斜舉著裂縫刀，切開進入到了一間醜陋、沒有任何家具的單間公寓。凱索莉正站在入口處——一隻手放在門把手上，一腳伸了進來。她驚奇的睜大了眼睛，而他則挺直了身體——準備隨時可以開始追趕，如果有需要的話，至少也要讓自己看起來是已有準備的。但她並沒有逃跑，而只是身體靠在門框上。她看起來變了，但並不是變老了，而是……存在感變少了？看來她使用這件神器的結果，讓她失去了一些無法彌補回來的東西。

「現在對你來說，這是單軌列車那件事之前嗎？」她疲憊地問道。「還是之後？你可能覺得我應該是能搞清楚的吧？我到現在也只有成功跳躍過幾個星期而已。」

「是在那之後。」他側身挪動了一下——並不是朝著她走去——並且確保在兩人之間留出長長一條滿是污斑的瓷磚。他想像著這地方曾經有個家庭居住於此那時的模樣，以及凱索莉眼中的景像是否和他有所不同。她主要盯著看的是他那把裂縫刀，她的目光警慎地追隨著它散發著藍光的弧線。他先前的猶豫刺穿了他對於完成工作的堅定決心。現在，他發現憐憫感正在嘗試湧入他所留下的空隙之中。「你是怎麼拿到那個東西的？」

「沒人會去注意搬運行李的電梯服務員，我們基本上就只是龐大機器的一部分而已。」她的手抽搐了一下，彷彿是想要伸手進口袋裏來尋求安全感，然而，她最後還是走了進來並關上了門。不管她接下來想要幹什麼，似乎都不會是逃跑。「它……呼喚著我，就好像它知道我需要它一樣。」

應該更像是它其實知道它是需要她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它的建造者們設計了這樣的一種應急方案，就只為了以防萬一它失控了。任何不知情的替罪羔羊，任何受了傷卻渴望能夠回應誘惑的人，任何不去了解其真正用途就會使用這件神器的人。

「因為你在安登斯塔萊的所作所為，有人喪命了。」他說道。她心虛的畏縮了一下，他則更加繼續施加壓力地追問，言語也是能傷人的。「而受傷的人數更多了。我想你知道你是無法安全地使用那個東西的，我不認為有任何人類能夠做到。」

她的表情繃緊了。「但是你能嗎，卓茲人？」

「……是的。」

「它選擇了我，而不是你。」她故意把它從制服的口袋裡給掏了出來。它的外觀並沒有改變，但光是看到它，甘恩的胃卻依然更加劇烈地絞痛了起來。無論它從凱索莉身上汲取到的任何生命力或活力，都已經被它吸收並毒化掉了。「你想讓艾莉特維持死亡的狀態，但她值得被更好的對待，被

「這個世界，被我！」她揮了揮手，指著眼前這間昏暗空蕩的公寓。「這就是她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她現在所在的地方。我把她帶走了——但我可以把她帶回來。這次一定行。」她目光掃到那件神器，並把它舉到嘴邊。

「凱索莉，不要——」

「沒事的，」她說道。然後她笑了出來，彷彿真心相信沒事一樣。「我知道該怎麼做。」

甘恩吹了聲口哨，旋轉著他的裂縫刀。邁出一次極小的一步，他人生中最小的一步，穿越過公寓裏的三米距離，它便可以把那件神器從她手中奪走——

這微小的一步卻救了他一命。當他在下一瞬間回到了公寓裏時，這裡彷彿就像有一顆炸彈被引爆了一樣。凱索莉在外牆上炸出一個大洞，一道搖曳中的星絲裂縫在城市清晨朦朧的空氣中閃爍著。上面、外面、四面周遭，人們都在驚恐地叫嚷著，公寓大樓的鋼樑也加入合音，發出了尖銳的聲音。

一陣來自神經中迴盪著的痛感讓甘恩回過神來，他的牙齒隨著他走近凱索莉的身軀，並把那個神器從她僵直的手指之間踢開時，在持續的疼痛著。無論它從她的身上奪走了什麼東西，它都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現在她就像個被孩子玩到破損的玩具一樣躺在地上。只有人類的狂妄自大才會想像自己能免於這種裝置的侵蝕或傷害。不過回頭想想，甘恩又勸誡自己，判斷失誤並非是人類的專利。

一陣短暫的石膏碎片雨給了他一小段短暫的預警時間，他及時抬頭看到了頭頂上的天花板裂成了兩半。他趕忙向前俯衝——慢了，他總是慢了一步——然後著地，被壓在破碎的混凝土碎片下絲毫不友善的懷抱裡。

這麼多的死亡，這麼多的毀滅，這究竟是為了什麼？他唯一完好無傷的手臂伸在身前——自由卻是毫無用處，只能給醜陋的地板抓抓癢。在他身下，他的裂縫刀被卡住了。他若要移動它就會割穿自己身體。

他強迫自己呼吸，吐出淺短卻意味重大的一口氣，這些許的空間足夠讓他繼續嘗試。他使盡全力把空著的手盡量的向前伸去，肩膀摩擦著壓在他身上的沉重重量。

他的手並沒能找到可以抓住的東西，但是卻意外地碰觸到了那件神器。

他的手掌抽搐了一下，本能地想把它丟得遠遠的，但是他強迫自己克制住這種衝動，反而緊緊地握住了它。凱索莉曾經用咒語激活過它——但這並不重要，卓茲人無比熟悉穿越星絲的方法。他並沒有完整地發出儀式的最初幾個音符，僅只是呻吟了幾聲，但這足以勾住星絲的裂痕，把它朝自己拉了過來。

如果索羅瑟在場的話，他絕對會告訴甘恩這是個非常糟糕的主意。但索羅瑟並不在這裏。

甘恩已經厭倦了過多無謂的死亡——索羅瑟的死亡是為了履行職責、凱索莉是為了追求那個不可能之事、而艾莉特的死亡，來得太早，也太不必要了。

他強行撕開了星絲的開口，奮力把身體給擠了進去。

好消息是——這裡正是使用這件神器的最正解地點。即使借助著這個混沌技術的幫助，甘恩也在掙扎著將星絲裏這個新的位面融合到自己的理解力之中。但它卻是將他給拉向了過去——在這裡，現實的構造是相對較於薄弱、稀薄的。在位於較低的位面時，這件神器需要藉由爆發巨大的能量才能強行穿過。但是在這個地方，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可以連接到任何的地方，只需消耗更少的能量就能在空間薄層與薄層之間、在時間與時間之間扭曲出一條通道。但是對凱索莉這樣無法獨自行走於世界之間的人類，卻根本是不可能的。

壞消息是——這裡正是使用這件神器的最正解地點。它正在甘恩的手掌中脈動著，不斷汲取著他的生命力，用以去接觸那存在於現實之外、永遠不該觸及的地方。一片沸騰的混沌，彷彿是一隻可怕的眼睛，掙扎著要破開銜接到一個遙遠的過去。

甘恩——一個星絲獵人，一個卓茲人——拒絕成為他們得以回歸的通道。他的族人有辦法把他們的意志投射在星絲上施展，他用盡他的最後一口氣，將那些古老儀式的文字在口中默念著。由於儀式的介入，他抵制著神器的索取強求，他試著用僅存的能力去爭奪任何他能竊取的控制權。

他奪取到的控制權不多，但已經足以強行關閉那扇通往已該被遺忘的過去，令人作嘔的通道。因為他是一個星絲獵人，一個卓茲人，一個本該是更加明智一些，但結果卻只是個固執且魯莽的傻瓜。而且他也不想像一個奧札奇狂信徒的玩物演變成棋逢敵手的情況。最後再賭一次，而他已下決心要贏。

他用盡所有殘存的力量，將神器的焦點轉向更為接近現時的過去，轉到這場非正統狩獵之前的序幕。轉向司薩塔星球，控制在仍然觸手可及的時間——五年前，十個、又或是幾十個陌生人，在同一個悲傷的小公寓裡閃現後又消失不見。他用已經感到麻木的手指向後伸展著，視線也逐漸開始變模糊，神器的拉力在猛烈地敲擊著他的太陽穴。時間再往前一些，他能辨認出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一個人類，她的周遭裡有一個更小的影子——凱索莉和艾莉特，年輕、快樂且充滿衝勁。他應該警告他們——或是就把他們拉進到他這個時代某個相對較為友善的角落？一個他們在賈妮絲辦公室裡一起喝茶的畫面浮現在他的腦海裡，讓他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他們的笑聲沒能持續多久。儘管他努力的想要突破最後的那一段時間，想要擠進那一段已經發生了的歷史，但這一小段距離對他來說實在是太遙遠了。這需要吞噬掉比他現下所能付出還要多的生命力。而這些日子以來，他僅剩足夠支撐著他行動的生命力了。

一個想法悄悄地浮現在眼前——一個滑溜的小念頭，滑不溜丟的，拒絕讓他牢牢掌控住的。是的，凱索莉和艾莉特必須繼續停留在他們以往的青春歲月裡——太遙遠了，太可惜了，令人悲傷。但他還知道另外一個人，不是嗎？那個被埋藏在較現在更近的過去的人。

他發現自己的意志正傾向於那個想法——那一天、那場戰鬥、那個原型者，那股鮮血和膿液。我怎麼能去責怪一個人類未能經得起誘惑的考驗，當我自己幾乎不假思索就接受了呢？

但他沒有因此而放棄，儘管他身體內心深處都渴望著放棄。要掉頭回溯到那個時間已太過遙遠，如果他仍然想要彌補自己犯下的錯誤，那就不行。為了迴避因為凱索莉的行為以及他自身的失敗所造成的所有痛苦——為了拯救生命，無數個。不單只是為了一個，即使是那一個也不行。冷酷造就了獵人，但有的時候，冷酷必需要轉向自身的內心。

「對不起，」他說道。是對自己說的，也對著任何尚存的愛所說的。

現在，他對漫步星絲已經開始力不從心了。他持續在星絲中爬行著，不斷地重複著那些儀式，既是為了它們所帶來的熟悉舒適感，也是為了它們所能提供的安全性。在他終於抵達到安登斯塔萊之後，他把身體緊貼在這座城市過去模糊的影像上，如同破開朽木一般的進入那個時間段。

在電梯裝卸區，凱索莉倒抽一口氣，向後跳了回去。她雖然已不再年輕，但還沒有被手中那件神器的誘惑所折磨著。這次提早了幾週，在她開始時間回溯形成一個自我循環之前。「發生了什麼——你還好嗎，先生？」

甘恩把身體翻成側臥。「你在計畫著的那件事情，」他嘶啞地說道。「並不值得去作。」他舉起來自他時空版本的神器，她本能地伸出已經握著自己神器的那隻手要去搶奪。兩個如同孿生子的複製品像個四面體一樣折疊在一起，卓茲人和人類的手指互相交纏在一起，在爭奪著控制權。

「看著，」甘恩說道，他已經累得沒有餘力去反抗，準備好要耍陰招了。他的另一隻手伸進長袍裏，掏出一塊刻有名字的標籤及連結在在一起的鑰匙，丟到她的腳邊。「你或許不會是一個人去，不過艾莉特不會希望你這麼做的。」

凱索莉嚇了一跳。「你是怎麼知道這個名字的？」

她或許是想通了，又或許沒有，在她鬆手放開那件神器的一瞬間，甘恩便大聲宣讀出儀式。時間的薄層在他周圍碎裂開來，如同泥土落入了敞開的墳墓內一般。

他已經不知道到底是花了多久才爬回到自己的現實時間裏，在最後他是用雙手抓著那道星絲的裂口直到他跌落過去為止。眼前出現的是令人暈眩的雙重景象——公寓被毀的景象，疊加在他最初到達時醜陋但仍是完好無損的原貌上。他的裂縫刀正躺在一片混凝土的廢墟之下，在世界最終終於結合到只剩下一個真相的時候，他一把抓起它。這個真相裏也包括甘恩仰面躺在髒兮兮的磁磚上，而磁磚上則沾滿了他自己灰綠色的血液。

更糟糕的事情可能會發生，更糟糕的事情也的確曾經發生過。現在依然是如此，沒有人能對此作些什麼。

……或許只剩下一件事。

甘恩試著發出一聲口哨聲，但聽起來卻更像是唾沫。他用裂縫刀劃開一道小小，彷彿是手術用的裂口。當他將手中那個神器的一半滑入到裂口裏時，那個神器持續在震動著，但他已經做出了選擇，所以它的誘惑再也無法傳到他耳中，無法再利用它第一次介入時那些毫無防備的地方。

他閉上眼睛，吟唱著儀式的旋律直到結束為止。那道裂口合上了，只剩下了一半的那個神器掉落在地上，發出了最後終結的一聲巨響。一切的可能性都截斷了，故事結束了。

然而，現在只要還能夠呼吸著就足夠了。星絲上的仍有一片傷疤組織仍在糾纏著，是那個神器留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傷口輪廓。很痛很嚴重，但它依然存在著。直到當甘恩耳中的嗡嗡聲終於消失了之後，他聽到周圍湧來的聲音，人們在準備晚餐，孩子們在走廊上歡快地奔跑尖叫著。

他把通訊器舉到嘴邊，讓手臂放在胸前休息一陣子後，然後穿過接通了一條連線。「凱爾基地站的調查進行的如何？」他問道，在喉嚨的深處嚐到了一股血液的味道，然後等著。

「你也好，」賈妮絲語帶責備的說道。「你知道處理這些事情比清理奧札奇的爛攤子要花上更多的時間。說到這……等你追查完那件神器之後，凱索莉還有——」

他猛地坐了起來，動作過快導致太陽穴都在隱隱作痛。「凱索莉？」

「我的助手？就是那個一開始給我帶來凱爾基地站線索的人？我知道你記不住人類的名字，但這也太尷尬了。」她嘆了口氣，聲音在星絲中迴盪著。「凱索莉有件事要告訴你，一個原型者正在出現，一個叫坦努克的卡傳族。由於卡傳族不歸屬於天頂盟，所以這不在我的法律控制範圍之內……」

甘恩噴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賈妮絲聽著也跟著笑了起來。當他終於能夠站起身時，他暫時把疲憊感和血液一起留在了廚房地板上。他心知肚明，這些都遲早會再次追上他的，而且到時還會加收利息。最有可能就在他準備做點什麼魯莽的事情的時候。「曾有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我，對付奧札奇是我的工作。所以，是的，我會負責追蹤。」他一手舉起裂縫刀，哼唱著音符引導自己漫步星絲。「不過，要妳留個心，我很可能在這一路上會再需要一些幫助。」

原文連結: [Edge of Eternities | The Wefthunter](#)